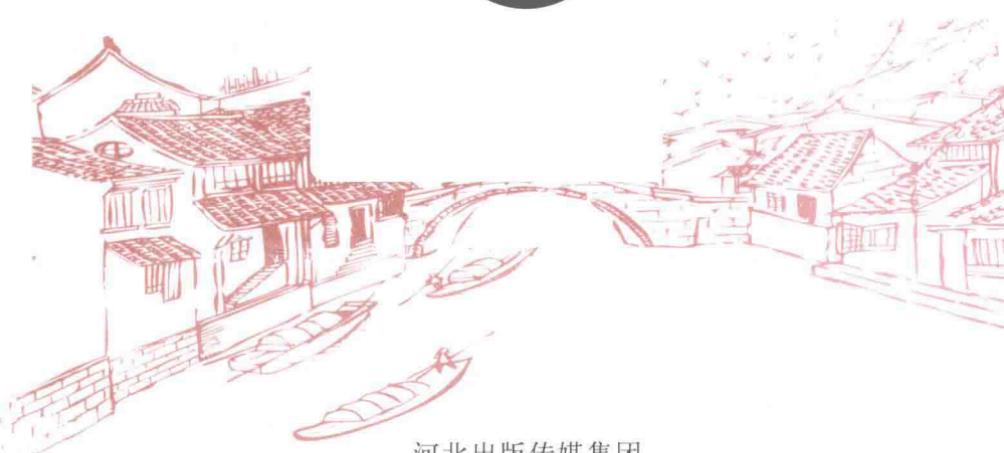


QIA SHAO NIAN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SONGQINGLING DE QINGSHAONIAN SHIDAI

陈漱渝 梁雁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QIAO SHAO NIAN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SONGQINGLING DE QINGSHAONIAN SHIDAI

陈漱渝 梁 雁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 / 陈漱渝, 梁雁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8

(恰少年)

ISBN 978-7-202-08507-3

I. ①宋… II. ①陈… ②梁… III. ①传记文学—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7430 号

丛书名 恰少年

书 名 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

著 者 陈漱渝 梁 雁

责任编辑 王 轶 付 聪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29 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8507-3/I • 101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一 白雪公主
016	二 韩家故里
035	三 查尔斯·宋
059	四 虔诚贤淑的母亲
069	五 留学亚美利加
095	六 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
109	七 我愿这样献身于革命
128	八 有情人终成眷属
146	九 “当学徒的日子”
160	十 不同凡俗的“蜜月旅行”
170	十一 前仆后继，两次“护法”
189	十二 桂林扎营，准备北伐
198	十三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221	十四 拥护实行三大政策，支持建立革命武装
256	十五 伉俪联袂北上，谋求和平统一
277	十六 哲人萎谢，劳燕分飞
297	尾 声

— 白雪公主

1893^①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纷纷扬扬的雪花不停地飘落，上海全城银装素裹。就在这一天，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上海虹口美租界有恒路628号C（今东余杭路530号）^②，跟纷乱的雪花一起，在纷乱的世界坠地。这个跟雪花一样纯洁而柔嫩的孩子，给风雪呼啸的人间带来了新的希冀。父亲宋嘉树（1861~1918）迎来

①这是宋庆龄1907年在访美护照上填写的日期。据知情者说，宋庆龄实际上出生于1890年，属虎。当时是为了照顾年仅9岁的宋美龄，根据家长的安排，将自己的年龄少报了3岁，以陪同美龄在中学共度一段时间，适应美国校园生活。此后，她也不愿意纠正自己的出生年份。

②关于宋庆龄的出生地，另有人说是在上海川沙县城厢镇南市街。



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孩的降生，他激动地用英语夸奖说：“这是个雪孩子，白雪公主！”这个女孩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国母”、“国之瑰宝”的宋庆龄（1893~1981）。宋嘉树还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Rosamonde^①，是为了纪念恩人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自己的知己好友罗莎蒙德·里考德。

在宋庆龄诞生前两年，宋家的长女蔼龄（1889~1973）出世。这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像男孩般精力旺盛，感情奔放。庆龄诞生后，她的大弟弟子文（1894~1971）出世。之后，她有了一个胖墩墩的、外号叫“小灯笼”的妹妹——美龄（1897~2003）。后来又添了两个小弟弟，子良（1899~1987）和子安（1906~1969）。

宋庆龄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压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封建专制压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宋庆龄的出生地上海，地

①现音译为罗莎蒙德，旧译为洛士文。

处长江口，踞东南水陆运输要冲，又是东西交通的枢纽。1843年，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开埠，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宋庆龄，原名庆林，也曾写作庆琳；教名Rosamonde，昵称Rosa（罗莎），追随孙中山^①革命后，曾化名中山琼英、孙琼英、宋琼英、安娜、马丹，后来也常以林泰署名。宋庆龄的朋友们更喜欢用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Suzi（苏西）来称呼她。宋庆龄也常在英文信件中用Suzi这个名字署名。

宋庆龄出生在一个既是传教士，又是教师和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党人的家庭，祖籍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

父亲宋嘉树相信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仁慈的上帝赐给他的宝贝，所以对他们都极为钟爱。他

①孙中山（1866~1925），谱名“德明”，在家乡上学时名“文”，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将“孙”的本姓与化名中的日本姓“中山”连用，成为孙中山的惯称。



对孩子们比较娇纵。这虽然使孩子们有些任性，但同时也使他们深信世上无难事，似乎大千世界的一切都可以听从他们的安排。他还喜欢唱歌，是个很好的男中音，这对培养孩子们的音乐爱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家里，宋嘉树晚间会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他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来的。宋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作为休息，还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一面哼着小时候父亲唱的一些歌曲。现在，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就有她父亲留下来的歌曲书，比如《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①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②、《合唱及独唱歌曲集》^③。

宋嘉树常常向孩子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讲述异域风情和奇闻异事。父亲与命运

^①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在1939年合并而成的基督教教会。上述在华三会在1941年合并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②1907年印制，上有“C. J. Soong, 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

^③福音传教士埃拉·桑基作。

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坚韧耐劳、勇敢开拓的精神，使孩子们肃然起敬，也使他们对那个陌生的国度充满神往。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宋庆龄思想和品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宋庆龄从小就深信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正义性。在这个意义上，宋嘉树是宋庆龄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宋嘉树把接受美国现代文明的教育和中国的自由看得一样重要，并认为外国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牢牢记得自己当年偷偷从波士顿的那个小店逃出来的情景。当大女儿蔼龄出生的时候，他就决定自己的孩子不要遇到像他一样的困阻，要将男孩女孩一律看待，让他们接受教育，并送去留学。

母亲倪珪贞（1869~1931）是中国早期新式妇女的样板。她在较为开明、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幼年时就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尔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



升入上海西门的裨文女塾（Bridgman School for Girls）^①，17岁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还曾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人。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教导孩子们学习自我独立。对于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女孩子的教育，倪珪贞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甚至是和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她不赞同封建礼教所讲的孔孟之道，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所以她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很重视她们的教育。当女子教育问题在中国刚刚被提出的时候，她便与丈夫共同决定，把女儿都送进学堂，并决定让她们将来都去留学。那时在中国，把孩子送出去留学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只有真正有钱的人家才梦想着把孩子送出国接受教育，而这样做更成为显示自己的财力和表明自己新姿态的广告。即使是这样，也只有男孩子才被送出去，把女孩子送到国外去的事还从没听说过。

①裨文女塾是上海开埠后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夫人艾丽莎·格兰德（Eliza Gillette）于1850年4月15日创设。校址在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隔壁（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埃尔默·特·克拉克的《中国的蒋家》一书说：倪珪贞“与丈夫志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对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们养育的六个孩子，或许就不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不会有后来的宋庆龄——孙中山夫人。

宋家还有一个非正式的成员——保姆魏妈。她没有名字，连一个小名也没有；就连“魏妈”中的“魏”字也是沿用了她丈夫的姓。她不到两岁时就成了孤儿，目不识丁，却记住了《四书》、《五经》中的一些流传较广的话。她不满意那些不称职的女仆时，就会无师自通地用“朽木不可雕也”来形容。她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这个宗教跟那个宗教对她来说都差不多；但她却笃信有天堂、地狱，还有无穷的忌讳和规矩。每当眼皮一跳，她就认为是坏兆头，觉得必须拔掉一根眼睫毛才能避灾。每当嘴唇一颤，她就确信将要有人跟她吵嘴，于是言辞举止便格外小心。

每到过年的时候，她都要送给孩子们一点红色的东西：一朵红花，一条红丝带，或是一方红手帕，并且说一些吉利的，像“恭喜发财”“长命百岁”之类的话。孩子们也觉得，假如听不到这种贺词或没接到这类礼物，新年就还没有到来。魏妈给童年时代的宋庆龄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热爱孩子的善良心地。每天晚上，庆龄跟她的姐妹们讲完神怪故事，都会害怕得不敢睡觉。这时，魏妈就会偷偷地上楼来跟她们做伴。如果孩子们有点伤风感冒，魏妈又会主动到宋父、宋母面前替他们请假。她会夸大其辞地说：“着凉，咳嗽，不休息就会变成大病。请一天病假，总比缺一月一年的课好。”听到魏妈说得这样入情入理，宋父、宋母就会慷慨地让孩子们休息一天……

宋庆龄的童年是幸福和愉快的。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宋嘉树已经辞去专任的教职，转而从事实业，家境渐好，日子慢慢富裕起来。坐落在有恒路的宋氏寓所是宋嘉树在事业渐获成功后，特意在上海虹口郊区农村买地，自己设计建造的。这是宋家在上海的第一个定居处，共有两层。这

所风格独特、中西合璧的住宅虽然后来被密集的城市建筑所包围，但当时是坐落在绿色的田野上，周围被枣树和其他上海稀有的树木环抱。房主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思恋，还特意在院子周围种了一些椰子树，一条小溪在房前流淌……楼上楼下各有四大间屋：楼下是书房，餐室，配有红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和摆有钢琴、沙发的西式客厅，这些房间后面则是贮藏室和楼梯间；楼上四间房，分别为父母、女孩、男孩和仆人的卧室，摆着上海罕见的美式沙发床，另有两间大浴室，澡盆里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这是宋庆龄早年居住过的地方——东余杭路628号C（今为530号）宋氏原址。





层是绿色的釉质，盆外有一圈黄色的龙雕。宋庆龄后来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描绘了她在虹口的这个相当欧化的家庭：“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池和盥洗室，将来你一定要到我这儿来看一看。”

跟宋家正对的那栋楼房里，住着宋庆龄大姨妈一家。宋母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爱到对面去找她的大姐——牛尚周夫人倪桂金商量。在倪家姐妹中，大姐是最有权威的人。宋庆龄晚年给亲友的信中，还亲切回忆起儿时跟表弟妹们隔着一条小弄堂窗对窗说话的情景。

7岁那年^①，庆龄用罗莎蒙德的英文名字进入位于八仙桥的三一堂女塾。学校离宋家不远，是一所教会女校，坐落在上海八仙桥侧，后来并入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

中西女塾设立于1892年，为纪念马克谛耶

^①写于1921年4月28日的《宋庆龄自述》中说她“12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以前是在家读书。

立教，西文名为“墨梯学校”。中西女塾是上海的南方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创办的，当时是上海有名的贵族化学校，所收的孩子均为在华外国人和“高等华人”的孩子。试图培养一批具有西方文化素养的中国士子，影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宋庆龄上学的时候，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她留短头发，不讲究编好看辫子，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小辫子。庆龄从小喜欢学习，读书很用功。每当天色晚了，她还在读书的时候，父亲劝她休息，她会回答说：“把功课准备好，我才



◎1900年，宋庆龄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这是学校原址（今西藏中路沐恩堂）。

快活。”她爱动脑子，喜欢问问题，凡事喜欢寻根究底。随便什么问题，如果要她相信，她总要问个为什么。那时学校每星期三晚上都要请一些校外著名人士来学校主持“宗教讨论”活动。小听众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而不被制止。庆龄常常大胆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美龄不对牧师的说教提出任何异议。有一次，美龄生气地问庆龄：

“为什么你对巴斯德·赖提出问题？难道你不相信他的话吗？”宋庆龄还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喜欢独立思考。一次，上福音课时老师讲了《圣经》中一个《饼和鱼的奇迹》的故事。故事讲的是耶稣把所剩的几个饼和几条鱼祭天之后，分给了跟随他的几千人吃了。宋庆龄听了以后马上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愿意像基督教教导的那样，为别人而活。

宋庆龄儿时性格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聪慧、含蓄、沉稳。她的情绪总是很稳定，从不慌张。她还富于同情心，心肠很软。一次，她在学校里看见厨师宰鸭的情景，就跑开了，并为此哭了起来。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再也不吃鸭子。

了。

宋庆龄特别喜欢英语和文艺。虽然她生性腼腆、娴静，但在文艺演出的时候却很大胆，演技颇好，经常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学校附设的幼稚园在学期结束前常举行戏剧公演。小朋友们要排出童话剧，剧本中人物较多，有一个角色很难演，特意从小学部请宋庆龄协助演出。在剧中，庆龄扮演的公主被加冕为皇后，使臣民们过上了快快乐乐的生活。家长们是观看演出的忠实观众。宋庆龄的演技博得了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赞扬，当演到举行加冕仪式时，宋嘉树的一位朋友不禁高兴地叫出声来：“啊哈！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宋父听后乐不可支，其他观众都将目光投向他，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庆龄后来成为“国母”的征兆，那当然是荒诞不稽的，但这件事表明，庆龄很小的时候就具有高出其他孩子一筹的表演才华。庆龄一生非凡的仪表，高雅的谈吐，跟她小时候受过艺术的陶冶显然是不可分的。